



詩傳大全 十八

大雅
蕩



2118
8



四〇七 12
2118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亦反

天生

烝民其命匪謨

市林反或叶市隆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叶諸深反或如字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

也烝衆謨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

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

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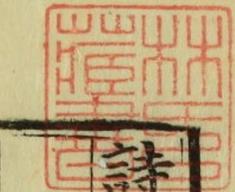
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

多僻也蓋始為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

慶源輔氏曰蕩蕩與



原宿文庫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蕩蕩同言其廣大而無有限量也蕩蕩上帝本自下民之君而今也疾威而多僻何哉此怨天之詞也已下四句則復解之所以云然者蓋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自終率多敗以取禍耳以此言之則非上帝之疾威天命之多僻也皆人自取耳○華谷嚴氏曰疾威者厲主所為而天實命之是天為此疾威天實為之則無所歸咎然天亦豈欲令厲主為惡乎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王自不為善豈天賦予以惡哉 劉康公曰建安能氏曰劉采邑名康蓋也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建安能氏曰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性也以此理無過不及而言故謂之中人之生必稟受此理而俱生此乃所賦之命也能順其則順天地之命者也所以得福不能循其則逆天之命者也所以得禍○臨川王氏曰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謨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正

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要其終而觀之則文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王之性之者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困知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而不為然則非天命之多僻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僻也非天命之匪謨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為是匪謨也非天命之多僻非天命之匪謨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為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疆禦曾是掎拑曾是

在彼曾是服北叶蒲反天降滔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曹氏曰自

地在上海湯受命處殷地疆禦暴虐之臣也豐山謝氏曰疆疆梁

在蒙今曰殷商并舉之也

禦如禦人於國 培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悞慢興起也

力如力行之力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

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 華谷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為末

商也所謂借 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悞

慢之德而害民 臨川王氏曰強禦培克是為悞慢 慶

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

虐大略似紂以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自古危亂之君

率是暴虐與聚斂之臣並用蓋此兩等人實相須也非

暴虐則無以為聚斂之資非聚斂則無以極暴虐之惡

也悞德謂慢天之人即暴虐聚斂之臣也 然非其自為

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 豐城朱氏曰厲王之

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培克之人曾是

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

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培克也即所謂悞

德也而以為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

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

力為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歸於天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斂 流言以

對寇攘式內侯作 侯祝 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對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

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

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 新安胡氏曰彊禦

正如所謂禦人以口給之意彊 禦與前章相應指所用之人也 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

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

之及也故詭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

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揜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

詩經卷八

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謂祝指屬主而言。人君好用暴斂多怨之人。則怨謗必將反移於已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白交。然火交于中國。叶干

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無劄爾德。不明以無陪。

蒲回無鄉。

賦也。魚然氣健。貌疊山謝氏曰。以傲狼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魚然之狀。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

貳也。孔氏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

其官如無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怨謗而言。厲主資稟既暴虐矣。而又用暴虐之人。盛

其氣力。以肆行於中國。方且斂眾怨而自以為德。馬此皆由不明在我固有之德故也。而其所以不明其德。則又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貳皆暴虐聚斂之人。而無一人稱其官者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而善。爾以酒不義。從式叶。既叶。爾止靡明。靡晦叶呼。式叶呼。彌式呼叶呼。俾畫作夜叶。

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

王既沈湎於酒。則所從所用自然不善。此固王所自為也。而以為非天使之然者。應首章末四句而言耳。既德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秘秘也。靡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號載歌也。人當晝日有所作為。今俾畫作夜。則渾不視事也。華谷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余之容止。既自取德過。又無明

也。王既沈湎於酒。則所從所用自然不善。此固王所自為也。而以為非天使之然者。應首章末四句而言耳。既德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秘秘也。靡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號載歌也。人當晝日有所作為。今俾畫作夜。則渾不視事也。華谷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余之容止。既自取德過。又無明

無晦而飲酒不息呼號謹呼使晝作夜荒亂甚矣。○豐城朱氏曰：人君荒湛于酒，則必信任小人，於是而愆命止，則威儀之迷亂也。於是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謹詳也。窮日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恤，所謂裨晝作夜，廢明廢也。晦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蠅如蟥，唐音如沸如羹。叶盧小大

近喪。叶平聲反人尚乎由行。叶戶反內哭。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

方。

賦也。蠅，音蟻，蟥，音蟻，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

者，樂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新安胡氏曰：所謂安其危

而利其蓄樂，其哭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新安胡氏曰：鬼方，夏

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徐仇，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紀。其實一國而異其名也。言自近及

遠，無不怨怒也。慶源輔氏曰：小大，近喪即言如蠅如蟥，如沸則小者大者皆樂於喪亡矣。乃尚不知變而由行於惡不已，其亦不仁甚矣。則人之怨怒，豈有絕哉。內哭于中國，覃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反殷不用舊。叶巨反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湯經反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禮山謝氏曰：三代而有

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

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犁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

所以東遷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

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

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天命傾覆而不可救

也慶源輔氏曰匪上帝不時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

能用舊余王能用舊則時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者正謂是也

正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為扶持憑籍之資乎唯其并人與法皆莫之聽用夫然後天命從而傾覆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渴去枝葉

未有言許易瑕本實先撥浦未反叶方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叶始制私

賦也顛沛音仆拔也揭本根蹶音起之貌撥猶

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

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

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

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巖華谷

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廬慶歐陽氏

曰王身無道本先撥矣枝葉蓋將從之也殷鑒在夏蓋為

監殷殷之鑒夏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慶源輔氏

曰如大木之揭然蹶起枝葉固未有害也而根本先自

撥絕矣紂與厲王之世政如此也每章必以文王咨商

蕩八章章八句天台潘氏曰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

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

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

托文王告紂之詞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

如汝興是力汝德不明與天不函爾以酒

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是發首章之意。○廬陵彭氏曰：板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惡，蓋大臣憂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二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庶者稜也。鄭

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

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以威儀為主，脩身之道至

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華

谷嚴氏曰：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慎。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威德也。○廬陵彭氏曰：惟德之隅，蓋有諸中必

形於外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曾子所言正顏色，動容貌，孟子所言見於面，益於背，是也。哲，知庶

衆職，主戾戾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久日誦於其側，以

自警。華谷嚴氏曰：詩皆自警之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言抑抑威儀

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

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慶

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

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

有罪哲不愚之數也。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

為怪。臨川王氏曰：庶人之愚，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民有三疾，哲人而愚，則反戾其

常矣。○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四國。順之，訐于

反 謨定命遠猶辰告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也定審

定不改易也命彌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

而為長久之規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止於一時而鑒百世之損益也辰時告戒

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

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

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

以為天下法也疊山謝氏曰人君以一身之法為天下之法也

○其在于今叶音興迷亂于政叶音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下

同 于酒叶反女音維湛樂音從弗念厥紹中反因敷求先

王克共九勇反明刑光反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鄭氏曰興猶尊尚也

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

子者放此問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余汝字碍

評人反以汝為傾等類亦是謂古人此據亦多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

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

執刑法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所承之緒甚重而不可

人惟耽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是豈可不自警也哉

○肆皇天弗尚叶平如彼流泉無倫膏以亡夙興夜寐誨

婦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補用戎戎作用

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

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

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源

輔氏曰此承上章而言所為如此則必為天所厭棄矣

無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可止斂是豈可不自警乎

故必無內外無近遠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辦飭備如

此然後庶幾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

也上章所謂訐謨定命遠猶辰告者美豐城朱

與夜寐脩身之事也洒掃廷內也身者民之

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

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脩弓矢戎兵所以防患

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

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濇乎外謹

於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

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

以為訂謀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慎爾出話敬爾威

儀叶牛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叶丁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叶吾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慶源輔氏曰質訓成與侯度諸侯所

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

守法防意外之患矣眉山蘇氏曰苟失其民心慢其侯

氏曰蓋之告舜以傲戒無虞亦以周失法度又當謹其

為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

言語蓋王之玷缺尚可磨鑿良豫使平言語一失莫能

救之其戒深也矣慶源輔曰上三句治國之事也中

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章又兼語言言之

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

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也○定宇陳氏曰上以出語

威儀對言下專以言語言蓋容辭氣皆德之符其不

可不謹一也故此詩於威儀凡六言之而其言語亦三

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言結下章之無易由言是

也○段氏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

謹其易者則行可失也故此章末唯戒夫斯言之玷

故

南容一日三復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謹之

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只一日三次誦之也

曰獨居思仁公居言義一日三復曰圭之玷是宮牆之

行也○朱子曰不是一日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

詩而欲謹言也又曰南容深有意於謹言此邦有道所

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勉齋

黃氏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謹之

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只一日三次誦之也

○無易反致由言無曰者矣此二句韻莫捫門朕舌言不可

折叶音折與舌叶矣無言不衛叶市無德不報叶蒲惠于朋友叶

反已庶民小子叶贊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

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失常當

執持不可放去也慶源輔曰此章又承上章慎言之

謹言之效以欲動之無易由言者戒其不可輕易也無

曰苟矣者戒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

矣其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也常詠此二句則知所以

謹於言語矣○華谷嚴氏曰由言者由已言之也

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

于朋友孔氏曰朋友謂卿大夫等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華谷嚴氏曰繩繩如

繩繩如

繩之牽連不絕也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叶魚反不遐有愆相息亮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子云觀神之格叶剛反思不

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叶思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

也廬陵李氏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觀見也格至度

測矧况也射數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

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

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

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

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

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

敬乎慶源輔氏曰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溫柔也不遺

內外之符也常能如是則豈至於有過失乎然人心操

則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於暗室屋

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兢兢

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可若曰此非顯明之

處人莫予見也此心一萌則便間斷矣所以如此者蓋

鬼神體物而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至

也尚不可測度况可厭射之乎唯不敢有所履斲則此

心殆無間斷也○朱子曰相在爾室以下只是候存養

夫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

聞也廬陵彭氏曰視爾友君子以下以誠而交於人脩

肅也○東萊呂氏曰此章教以內外交備也○疊山謂

氏曰莊子云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

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待言動而後敬信也○此溪陳氏曰屋

漏人迹不到之地須是戒懼方無愧作君子不待於動

而應事接物方始敬未接物之前已無非敬矣不待發

言而後信實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

此北溪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善顯以陰陽之往來此

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安成

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過人欲於將萌即中

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

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

之不睹不聞而成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所

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武公本亦

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何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不

僭不賊鮮反息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

虹反小子叶獎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之中首言辟

者自君臣親密言之也末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

無角曰童虹同潰亂也華谷嚴氏曰虹謂幻惑也如蜃

滅○既戒以脩德之事東萊呂氏曰戒以君爾為德俾

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桃

報李之必然也慶源輔氏曰不僭則又言求無差謬不

人所法則者此彼謂不必備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

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黃氏

次極言君臣相應之機必即物理之易見者言之。○豐
城朱氏曰言爾為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
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
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為
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從童而
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將
以潰亂汝也而豈
可以莫之察乎

○荇而基 染而滿 柔木言緝之絲叶新 温温恭人維德之

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與言 其維愚人覆謂我

僭叶七 尋反 民各有心

興也荇深柔貌柔木柔忍音刃之木也緝綸也被之綸以

為弓也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温恭之人乃德之

嘉也轉柔爾類也至此又明言温柔為進德之基蓋人

纒温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容氣消磨得容氣則其德方

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容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

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

去其容氣惟温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温者和

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者章驗其德之闕此章

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人作聖之功於是焉在話言

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

同愚智相越之遠也東萊子曰言人之質有善有惡

○於音呼乎音呼小子叶獎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

止叶反上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上月民之靡

盈誰夙知而莫音成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

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華谷嚴氏曰曲禮云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

手奉長者之手，負劔辟耳，詔之法。云：傾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間，曰：听是，携手提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常。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慶源輔以

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事，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有警矣。而猶不知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抱子矣。况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夫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音莫，我心慘慘音公。

當作燥七到 誨爾諄諄音純，聽我藐藐音角，匪用為教音入。

反叶七各反 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肆既耄音莫，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

也。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於乎小子見上，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天

方艱難，曰喪息浪，厥國叶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他得，回

通于橘，其德俾民大棘反，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憾。差，通。僻

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

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通

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歲

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西山真氏曰卿者執政之官師

長官師之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放責之規周禮旅

執戈看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倅寧有官師之典國語註中庭之

屏之間倚几有誦訓之諫西山真氏曰誦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

警警音御之箴御之箴西山真氏曰警御謂近習也臨事有警史之道山西

真氏曰警史知天道者宴居有師工之誦西山真氏曰師工樂官史不

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

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西山真氏曰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

在輿以下無一處不設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

之有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朱子曰左史所云箴諫之詞或

即謂此詩耳董氏曰侯也廬陵羅氏曰包韋言武公行

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慶源輔氏曰衛武公可謂老而好學不厭

折也其所以至於睿聖者蓋本於此一詩之中曲

折次第唯篤志力行者當自知之未死之前誓當

實之初筵韓詩作飲酒悔過皆為有據矣但不知

二雅王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安

成劉氏曰周之諸侯唯衛武公於國風二雅皆有

詩洪漢則見公之可善賓筵及此則見公之所備

固可以為聖賢之徒矣風有賦與無可疑也賓筵

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於為王

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合於大小

雅乎然而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菀彼桑柔與劉憂叶音其下使旬與悅音捋力活反采其劉劉音

此下民不珍心憂初亮反倉况與悅同填舊說古音兮俎彼昊天

叶鑑反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旬編劉殘珍絕也倉况與愴愴音同悲閔

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殯音

字同為病之義但台是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

闕之新安胡氏曰填滿也積也倉况填兮言悲閔積滿於中之意俎明貌○舊說此

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

是也孔氏曰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在氏引大風有隧以為芮

良夫之詩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

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

其蔭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

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

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踰天而訴之也成

劉氏曰呼天者亦無所歸咎之意也後章言天之意皆然

○四牡騤騤旗旒有翩叶批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藩民

靡有黎具禍以燼叶答於音乎音有哀叶音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臨川王氏曰周曰黎

音之謂也民靡有黎則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

急感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

旌旗而厭苦之。慶源輔氏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

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

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

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

感也。○豐城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

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籥之音，其

欣欣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能與民同樂也。其疾者，感

類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能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

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可

不以絜矩為心，而自興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與民同好惡也哉。

安成劉氏曰：皆為伯述怨者之詞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兩反。靡所止疑。云徂何往。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兩反。靡所止疑。至今為梗。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

士昏禮注曰：疑，立。正立有定之貌。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

浮木槿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

往。三山李氏曰：無所往，逃於天地之間矣。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

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變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

以避患也。此為君子則其心自無所事耳。然不知誰實

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之言之也。其辭婉矣。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僂，怒自

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孔棘我圍。

西徂東，丁音。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反。孔棘我圍。

孔棘我圍，反。怒自西徂東，丁音。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反。孔棘我圍。

孔棘我圍，反。怒自西徂東，丁音。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反。孔棘我圍。

古意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

士昏禮注曰：疑，立。正立有定之貌。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

浮木槿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

往。三山李氏曰：無所往，逃於天地之間矣。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

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變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

以避患也。此為君子則其心自無所事耳。然不知誰實

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之言之也。其辭婉矣。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僂，怒自

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孔棘我圍。

西徂東，丁音。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反。孔棘我圍。

孔棘我圍，反。怒自西徂東，丁音。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反。孔棘我圍。

孔棘我圍，反。怒自西徂東，丁音。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反。孔棘我圍。

賦也。土，鄉字。居辰時，俾厚觀見瘡病，棘急圍邊也。或曰

禦也。鄭氏曰：禦，寇之事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鄭氏

曰：此士卒厭苦自傷之言。○東萊呂氏曰：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慶源輔氏曰：土字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伐者，然

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為謀為毖。必音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中如

賦也。忘慎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三山李氏曰：賢則以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福破義則失其序矣。○曹氏曰：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

公卿大夫士皆爵也。執，執熱物也。朱子曰：逝，語詞也。○蘇氏曰：王豈

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

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

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

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鄭氏曰：我語汝以天下之憂，之當如手執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如彼遼風。音反。亦孔之僂。音民有肅心。葬。音耕云不逮

好。呼報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遼，鄉音。僂，鳥合反。肅，進葬使也。○蘇氏

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遼風之人，嗚而不寐，息

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

能也。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

能也。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

能也。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

能也。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

能也。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

能也。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

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息浪反亂滅我立王降此音蠹賊稼穡卒音瘁音哀恫

音中國具贅之丙反率荒靡有極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音燭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

旒然與此贅同春秋公羊傳襄公十六年會于澳梁大夫盟君若贅旒然註旒旒旒著繫屬之

辭漢音卒盡荒虛也旅與替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

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

蠹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

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

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留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曰降此蠹賊稼穡卒瘁則中國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廬陵羅氏曰厲王三十七年國

人畔襲王出奔彘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三山李氏曰太子靜匿召穆公冢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安成劉氏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得以追叙其事而刺之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反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思亮反叶平聲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

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

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豐城朱氏曰秉心宣猶言其存心之公也考慎其相

言其用人之當也彼順理之君其於擇相也必眾以為可而後用之眾以為否而後退之惟從乎眾論之公而不間以一己之私此所以為民所瞻也彼不順理之君

則是其所是而不復察眾謀之臧否好其所好而不復審眾志之從違其使民眩惑而至於狂亂也厥有由矣

○瞻彼中林性性反其庶朋友已譖子念反叶不晉以

穀入亦有言進退維谷與也性性眾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晉相穀善谷窮也

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席之不如也曹氏曰不如鹿則環居以禦之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

皆窮也東萊呂氏曰此言君暗於上俗毀於下自傷處不復相與以善也上無明君則人倫攸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已反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

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慶源輔氏曰聖人明

睿所照物無遁情故其所視所言無遠不察愚人則安危利蓄真行倒曳不惟不覺而更狂以喜我非愚也於

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華谷嚴氏曰
厲主得備至使監諤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
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
為川者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
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者受備之
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人莫
言敢出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勞六反民

之貪亂寧為荼毒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
幸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
所顧念重複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豐城朱氏曰

實也則爭之而如遺忍心者國之賊也則念之而不已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

西安為荼毒也東萊呂氏曰言王康君子而厚小人民

章之聖人愚人乃反言之以利厲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指當時七大夫言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古口反叶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

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

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慶源輔

章以風之行有道以興君子小人之所行亦各有道也
作起也良人則起而為善言用善道不順則違道悖理
之人也其所行者唯以隱暗汙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
為必光明小人之所為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

人之所行必行發光明
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悖叶蒲
寐反

興也敗類猶言圯音族也九章蔡氏曰圯敗族類也王

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

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

我至此悖也音也慶源輔氏曰上章以上二句興下四

句集傳以為一串說都載在下句我字上厲王說悅榮

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聲專利而不

備大難去聲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

一日矣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之曰

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則其用暴虐之證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其用

聚斂之證也蕩詩言曾是彊禦即忍心之謂曾是括克

即貪人之謂貪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則必

至於竭人之財民財竭而怨怒之聲作民力竭而謗讟

之患起而後國隨以亡則君子之憂將何時而息哉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郭反既

之陰于鳩反女音反予來赫叶墨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

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

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張子曰陰往

密告於女反謂我来恐動也亦通安成劉氏曰釋文陰或音如字蘇本亦作

蘇音職莊子云以梁國蘇我是也張子之說蓋用釋文二字之意

○民之罔極職諒善背叶必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

適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

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適邪僻也○

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

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

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

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力智雖曰匪

予既作爾歌未詳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

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

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音真可謂穿窬之盜矣

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

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黍稷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新安王氏曰

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險次大意在於刺王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蒞民二章言其在彼不息三四章言其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

八章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
十一章以聖愚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愚人不能
遠慮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之不善十三
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章至十
六章則皆規諷
其條支之詞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錢王曰於嗟乎嗚呼何辜今之人天

降喪息浪亂饑饉薦在句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呼桑室

璧既卒寧莫我聽此丁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曹

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之精而雨者
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
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
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後此其回旋之度也薦荐
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

祭之也孔氏曰求廢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春官大

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
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
地琥圭有邸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卒盡廬陵
地祿圭有邸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承厲王之烈暴虐內有撥亂之志撥治遇災而懼側身

脩行欲消去聲上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行百姓見憂

孔氏曰側者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也王之憂
早正為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於○朱子曰百姓見
憂見憂恤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孔氏曰仍氏叔字春
於王也

稱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叶夷回反下同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在雷反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

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

半身之遺者孟牛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朱子曰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真

無遺種矣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而上天又降旱災

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豐城

朱氏曰靡有孑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則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推則其宗社之不可保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叶果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非反父母先祖胡

寧忍乎叶汝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

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

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孔氏曰

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也於羣公先正但言

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

道之也凌源輔氏曰上章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者言我

心極於危懼而天怒未之息也此章赫赫炎炎

云我無所者言天旱方甚未已而我身無所容也大命

近止即上章所謂則不我遺也靡瞻靡顧言天不覆佑

而無所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昆先祖胡寧。忍予所以望之者各有輕重之不同也。○安成劉氏曰：忍之一辭可見望之以思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滌滌，徒歷山川。叶振反旱魃，為虐如後。音

如焚。叶符反我心惓惓，憂心如重。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反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反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

孔氏曰：滌，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蓋是鬼魅之物，悽燎之也。憊，勞也。畏也。薰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旱既大甚，魃魃畏去。胡寧殛我，以旱。殛，七感不知。

○旱既大甚，魃魃畏去。胡寧殛我，以旱。殛，七感不知。

○旱既大甚，魃魃畏去。胡寧殛我，以旱。殛，七感不知。

其故祈年，孔風方社，不奠。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尤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魃，魃也。畏去，出無所之也。殛，病也。殛，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致少怠則明神宜
亦無所恨怒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居六我庶正我稼里反趣

七馬師氏膳夫左右叶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音仰

昊夫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孔氏曰散無友紀者由困於或

曰友疑作有鞠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疾病也冢宰又

眾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

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孔氏曰四時一終曰歲

穀一熟也歲凶謂此歲凶也年則趣馬不秣孔氏曰不

其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弛廢馳道不除去聲○朱子曰

行之道為馳道孔氏曰所祭事不縣音懸○孔氏曰

膳夫徹膳孔氏曰減撤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左右之

今有以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孔氏曰凡此皆當先

明凶年之禮○鄭氏曰以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

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

里憂也東萊呂氏曰釋文云里本作與漢書無俚之俚

同聊賴之意也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

人窮則反本之意○安成劉氏曰孟子猶大不理於口

集註訓賴亦引季布傳無但之俚為証然則里俚蓋

○瞻仰昊夫有嘒呼惠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于為我以疾庶正于諸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嗷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

嗷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

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全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

前功。豈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

而已。乃所以宣衆正也。眉山蘇氏曰未有民於是語終

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

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豐城朱氏曰始

其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

爾成盡其責於已惟其責之在已者不可以不盡故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凡若此者非以為一人也。固以定衆志也。余讀是詩見軍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

雲漢八章章十句。天又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百官

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中興乎。○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

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高維嶽駿音極極于天叶鐵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四國于蕃叶分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嶽。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胡化

北恒是也。爾雅注曰岱宗泰山也。霍即天柱山。恒常山也。駿大也甫

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孔氏曰孔安國云呂侯後

尚書與外傳作呂○三山林氏曰呂與甫猶荆與楚商與殷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

作呂刑者之子孫也東萊呂氏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

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此鄭氏乃遠取甫侯殆非也

三山李氏曰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朱翰子曰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甫侯未知其國所在

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

實能為周之棟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孔氏曰此詩送

中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

虞四嶽總頌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備其職嶽神

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

也黃氏曰維嶽降神乃詩人形容之辭以見上天與周

之意不必泥其有無也○慶源輔氏曰中伯甫侯皆四嶽之子孫也而為周室之世臣今申伯又以元舅之尊而出封于謝功業之盛富貴之極是豈無自而然哉

故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為嶽降神而然也其肯深矣

○魯豐申伯王纘祖管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先王

命召伯叶通定申伯之宅叶達登是南邦叶上反世執其功

賦也魯豐強上聲勉之貌朱子曰與豐豐纘繼也使之繼

其先世之事也慶源輔氏曰申伯之豐豐乃大禹後

世之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

南陽縣今屬南陽府隸河南○曹氏曰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隸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

申伯先封于申，章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

之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

常守其功也。盧陵彭氏曰：申伯之先，已為諸侯，故王使

之賞也。故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子子孫孫，與國咸休也。或曰：大封之禮，魯公之世

職也。孔氏曰：王肅云：召公司空，主繕治營築城郭。召伯

成劉氏曰：如或說，則此章前四句述王褒封申伯之事。後四句述王命穆公為申伯定邑居，常守康公之職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田。叶地反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釋文曰：庸，鄭氏

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

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疊山謝氏曰：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蓋

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蓋中伯必有非常之功，為天下所敬仰者，惜乎經史皆不

載。傳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慶源

曰：庶思只是善城定居宅，作城郭，徹土田，王皆使召伯先營之。居宅定，然後築城郭。城郭定，然後徹土田。觀下

章有叙其城，則城亦召伯為之也。王命傳御，遷其私人者，中伯為卿大夫時，蓋必有東臣今出封于謝，不敢自

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之長，使遷之。○豐城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

思，故以命之。傳御，則王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

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漢東平王蒼來

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今送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倬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

藐王錫申伯

各反

四牡騶騶

渠略反

鈞膺濯濯

賦也傲始作也

藐藐深貌

騶騶壯貌

濯濯光明貌

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言凡申伯之功皆召伯所營也
有假其城者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而後成之矣
召公既造事而告王故王錫
申伯以車馬而使之馳驅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證馬

葉音補反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

爾介圭以作爾寶

叶音補

往近

鄭音記按說文從
是從斤今從斤誤

王舅南土

是保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

東萊曰氏曰韓奕六以其介
圭入觀于王則是諸侯之瑞

圭介之為言大也非周官之介圭也○鄭氏曰
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
近辭也

朱子曰護如彼己之子之己○安成劉氏曰正篇注起
行也○華谷嚴氏曰五章述遣之也○陸源輔氏曰此

章言王遣申伯之有禮也路車乘馬所以終上章之意
我國爾居莫如南土非苟封之謂也錫爾介圭以作爾
寶非苟與之圭也往近王舅南
土是保欲其保障此南土也

○申伯信邁王餞

漢反

于郾

茫悲反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

命召伯徯申伯土疆

直里反

以峙

其糗

張音反

式遄其行

反郎

賦也郾在今鳳翔府郾縣今隸陝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

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郾也孔氏曰

申則塗不經郾時宜王蓋省視岐周故
餞之于郾既餞還經於鎬而後適申也

言信邁誠歸以

見王之數留於行之不果故也孔氏曰謝于誠歸以
歸古人語多倒時

積糗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餼

程使廬市有止宿之委去聲積音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東萊呂氏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時其禁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如此○華谷羅氏曰六章述申伯往謝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畿申伯之誠意也王先使召伯為之定居宅作城郭以成其國役士田遷私人以分其業終又飲賦稅積糴糧而後申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虞於是以致禮儀之則王之待申伯者可謂至矣

○申伯番番音波叶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叶胡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

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

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

主為法也慶源輔氏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賢則為文武之士之法則始

言番番但見其武故終則并文言之○南豐曾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異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華谷嚴氏曰上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汝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叶于反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孔氏曰吉甫之先嘗為尹官因氏焉

誦工師所誦之詞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碩大風聲肆

遂也登山謝氏曰此雅也正言其事形容宣王眷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體故曰風○慶源輔氏曰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名聞著于四方之侯國此尹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此詩多申復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

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

既曰于邑于謝又曰王命召伯徽申伯土疆既曰謝于

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既曰登是南邦又曰南土是

保既曰四牡騶駒鈞濟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每事

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

鑿分別也○問崧高為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為

諸侯築城朱子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為

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從人馬去也自

勞攘○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

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

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

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彛常懿義監視昭明假至保佑也

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孔氏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諱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樊邑在東

內○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

苦弔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

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

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

無不好此美德者朱子曰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

此懿德者物物有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

也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又言

有當然之則○西山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

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

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彛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

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
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
也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

祐之高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慶源輔氏曰天祐
人君莫先於生賢

佐莫切於則所以鐘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

生賢子孫則所以鐘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
凡民而已也華谷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
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鐘氣之

粹焉是以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豐城朱
氏曰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于下也昭假于

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
格于天而天有保祐之命故賢佐鐘粹美之德其天性

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昔孔子讀詩至此

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

彛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

矣讀者其致思焉

覺軒蔡氏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

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

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蓋謂秉

彛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

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龜山楊氏曰孟子

所引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

詩者殊不知此○慶源輔氏曰首四句尹吉甫亦其平

說將下米而包涵至大義味淵永使孔子讀之而贊其

知道而孟子又引以為性善之證其旨深矣所謂有德

者之言也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輔贊彌
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達宣勞
內外則其致中興也宜哉○定宇陳氏曰天之生人氣
以成形理亦賦焉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者則也
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
言之謂之彛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
德好以情言也惟其有此則是以秉此彛惟其秉此
彛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本善可
知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至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未詳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

訓朱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名順賦布也○東萊呂氏

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

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

義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慶源輔氏曰令儀令

色柔嘉之發於外也小心翼翼柔嘉之存於內也古訓

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修之不忘也其措之

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下以布宣乎王命是皆柔嘉

之德故然也○問五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

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

嘉維則蔽之按高稱中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

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朱子曰如此則乾卦不用

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范文

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滂夫趙清獻蘇

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却柔得奸如山甫令儀令

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

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柔嘉維則為入德之方則

不可人之進德須要剛健不息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無韻未詳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方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

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朱子曰

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冢宰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

躬是保則是為大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出承

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

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喉舌所以出言也黃氏曰天子之

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天子之

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故黃氏曰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

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慶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蕃高

法也此言冢宰之事職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于外四

職也此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茲築城于齊則亦經

營之一事也○廬陵彭氏曰績祖考保王躬蓋欲其以

孝於父祖者而忠於君出納王命賦政于外蓋使之以

忠於君者而及於民○新安胡氏曰出納則居中以通

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外以經營四方之治郎反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仲山甫明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且賈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音鄭若順也順否猶臧否音鄭

曰猶善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

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朱子曰只是上文肅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

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

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

如揚子雲謂明哲煌煌燭無疆于不虞以保天命

便是占便宜底話所以他一生就這幾句誤然明哲

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會生取義處又不如論又

曰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惑便不

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

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暗私看了

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雙峯饒氏曰明者大無不

照之謂者無不察之謂也保身者解怠也一人天

詩傳卷八

三六

子也慶源輔氏曰肅肅專嚴之意王命之尊嚴如此山甫則承而行之邦國則有順有否山甫則能明而辨之此則承上章賦政于外四方變發而言之也大凡徇外者多忘乎內而山甫又能以明哲而保其身守已者或簡於人山甫又能風定匪解以事一人此其為全德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寡叶果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曹氏曰茹者吞也

○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孔氏曰

剛喻見寡弱者則侮之強盛者則畏避之惟山甫則不然也不侮不畏即是茹不吐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

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上蔡謝氏曰柔不茹剛不吐此強之寬仁之勇柔嘉

維則者也○慶源輔氏曰二章既辨山甫之德柔嘉故此章又以其剛亦不吐不畏彊禦者言之柔而不過乎剛則時為剛而剛矣先生謂柔嘉非軟美保身不枉道者併上章以保其身而言之也○安成劉氏曰周子以柔善為慈祥柔惡為懦弱剛惡為強梁剛善為嚴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剛惡也不吐不畏則有剛善而無柔惡也有柔善而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軟美無剛惡又無柔惡故其保身不至枉道蓋其剛柔合德而發皆中節也○豐城朱氏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

○人亦有言德輶羊久如毛民鮮息克舉之我儀圖丁叶

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五叶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

補之賦也輶輕劉氏曰輶曰輶車者亦取儀度徒洛圖謀

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汗言王闕故曰袞職有

也

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反以舉然人莫能舉也。

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遮蔽，故潛然不知，非知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我言甫至，意誠者莫能舉也。

自我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也。

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彛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

黃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舉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也。

至於王職有闕失，亦惟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

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

闕者也。華谷嚴氏曰：此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慶源輔氏曰：舉在我之德，補在君之德，此亦非彊立

者不能山甫之德至是又不可獨以柔稱矣。○豐城朱氏曰：舉己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曹氏曰：類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焉。昔黃帝之子顓祖好遠遊而死于

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

曹氏曰：車徒之行如是其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蓋言其忠也。○慶源輔氏曰：每懷靡及，應四

章之夙夜匪解也。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

遷其邑而宓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

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廬陵羅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

胡之徒都薄也。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

徒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咿咿音皆叶仲山甫徂齊音皆反式遄其

歸音甫作誦穆如清風音甫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

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

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

補王闕，充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

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慶源

曰：人不足適政不足問，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山甫

內外之事無不綜理，而其輕重緩急之序則於心自有

定見吉甫知之，故特以遄歸為所以安其心也。穆如清

風者，言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朱子曰：看烝民詩在博國語周人

學校教養得許多人如烝民詩大故細賦○定字

陳氏曰：首章推原天生衆人稟氣受性之所同而

仲山甫則鍾氣之秀而全性之德者，篇內諸章多

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之則，即有物有則之

則儀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不

若剛不吐則剛柔不過其則也。既之稟氣受性雖

同而氣末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雖難易舉而不

能舉也。山甫鍾其秀氣而全其最德，是以獨能舉

此德而異於凡民耳。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下與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續我祖考上與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齊叶虔共爾位朕

命不易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壁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西

西安旬治也。須溪劉氏曰：將言韓侯而先言旬，深遠如此。韓侯，韓國

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

子而聽命也。纘，繼我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

侯也。虔，敬易改。黃氏曰：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

之不足，則彼亦將無以自安也。幹，正也。鄭氏曰：或辟

幹而正之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君王自謂

此又戒之以備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

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朱子曰：韓言韓侯與先序

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以受命者也。縉，或祖考以下

述王親命之詞也。○豐，深。韓氏曰：風夜匪懈，勤也。虔，共

爾位，敬也。為諸侯而能勤與敬者，此則能無廢厥命矣。

幹，不庭方以佐我辟，言我既信於汝，如此之篤，則韓

侯自可力脩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幹正

之也。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頌之國耳。○豐城

朱氏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序亦以為尹吉

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效此。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綬章，篚錯衛。郎反。玄衮赤舄，鉤膺鏤錫。

羊音。韓，苦郭弘。反。苦弘。綬，莫歷。反。旂，音。革，金厄。十於。反。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

孔氏曰：瑞，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此介圭亦為瑞也。○

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淑，善也。交龍，日旂。綬，

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

綬，音。童，深。鳥羽，或旒。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

也孔氏曰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以爲後世或無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然則綴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鏤刻全也馬眉上飾曰錫竿爲貴賤之章章故云綴章鏤刻全也今當盧也孔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骨眼之上鞞去鞞毛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較音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牢固也孔氏曰以去毛之皮施於鞞於鞞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也毛氏曰淺也幘覆式也字一作鞞又作幘以有毛之皮覆式上孔氏曰幘帶幘字異而義同玉藻云有羔帶鹿帶春也官中車大禛新禛皆以有毛之皮爲帶帶是蓋覆之名覆在式上也條革轡有也曹氏曰以條皮爲轡其金厄以金式上也爲環纏搯轡有也釋文曰搯厄同○新安王氏曰此章乃言所錫之多以見恩寵之厚也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甫餞之清酒百壺其餼維何

包白交鼈鮮魚其鞞音維何維筋反尹及蒲其贈維何乘反繩馬路車邊豆有且子余侯氏燕晉反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孔氏曰始行爲祖祭者爲尊其所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祖祭云故尊其所往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屠地名或曰即杜也在陝西西安府鄠縣○杜詩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顯父周之卿士也豐山謝氏曰中陵在長安南五十里顯父周之卿士也伯之行王觀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藪葉穀也朱子曰藪藪謂道也筍竹萌也蒲蒲弱也孔氏曰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道蒲始生水中取其中心入地弱大如七柄正白生嫩之甘脆○慶源輔氏曰酒且多貌之多及眾也穀之薄示儉也賄之厚示恩也侯氏觀禮諸侯來朝者之稱東萊呂氏曰觀禮來朝之稱諸侯皆曰侯氏此則指韓

也長晉相也或曰語辭新安王曰此章言已親而返也

○韓侯取反七在妻汾反王之甥反厥反俱音父音之子音

韓侯迎反止于跋之里百兩音彭彭音如雲音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音從之音如雲音韓侯顧之爛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

主流于燕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貝王焉猶言莒郊公

黎比音公也華谷嚴氏曰解順新語云晉侯居冀謂之

婦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此章

俱音父音之子音

如雲音韓侯顧之爛

從之音如雲音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

主流于燕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貝王焉

黎比音公也華谷嚴氏曰解順新語云晉侯居冀謂之

婦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也長晉相也或曰語辭新安王曰此章言已親而返也

○韓侯取反七在妻汾反王之甥反厥反俱音父音之子音

韓侯迎反止于跋之里百兩音彭彭音如雲音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音從之音如雲音韓侯顧之爛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

主流于燕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貝王焉猶言莒郊公

黎比音公也華谷嚴氏曰解順新語云晉侯居冀謂之

婦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也諸

姑燕譽

叶羊如羊 諸二反

賦也韓姑，嫁父之子韓侯妻也。

臨川王氏曰：婦人稱姪，今以姓配夫之國，故謂

之韓相彼擇可嫁之所也。訂，訂甫甫大也。嘒嘒，衆也。

劉氏曰：吉，日，嘒作嘒，猫似虎而淺毛。爾雅曰：虎，嘒毛，謂之嘒。日，嘒作嘒，猫似虎而淺毛。爾雅曰：虎，嘒毛，謂之嘒。

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其女擇所居也。嫁父孔武，靡國不到者，言其武勇健，每其所為，如韓國之樂也。重言其樂之韓，上有川澤之詩，訂北地，如得川澤而猶韓之川澤，訂詩然大也。既言川澤之大，故遂言嘒，甫甫然之大，嘒嘒嘒然之衆，不惟水陸所產如此，衆多而又有熊有羆，有貉有虎，又見其深山大澤，多出此等猛獸也。其國所產之物，且如此則其所居之人，又當如何哉。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者，言既喜韓姑之有此善居，則韓姑之安樂樂也。可知矣。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姑，有以當其心，此章則言韓姑之歸。

其女擇所居也。嫁父孔武，靡國不到者，言其武勇健，每其所為，如韓國之樂也。重言其樂之韓，上有川澤之詩，訂北地，如得川澤而猶韓之川澤，訂詩然大也。既言川澤之大，故遂言嘒，甫甫然之大，嘒嘒嘒然之衆，不惟水陸所產如此，衆多而又有熊有羆，有貉有虎，又見其深山大澤，多出此等猛獸也。其國所產之物，且如此則其所居之人，又當如何哉。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者，言既喜韓姑之有此善居，則韓姑之安樂樂也。可知矣。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姑，有以當其心，此章則言韓姑之歸。

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王朝之注所贊詠也。○疊山謝氏曰：此章專言韓姑從夫而樂其家。○曹氏曰：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相近河轉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

○溱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實實，實實。

實籍，獻其貊，皮赤豹，黃羆。

賦也溱，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

墉，城壑池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猛獸名。此

日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氏曰：羆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熊大於熊，有黃羆，赤羆，羆言皮，則豹

羆亦羆，皮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

皮也。

城如名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

也孔氏曰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

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

大勞據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強

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却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

州南劍土下築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却曉不得

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

政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貍使

為之伯三山李氏曰因其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

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疊山謝氏曰高城深池

以足食宜王為邊方慮亦詳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則

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脩其職貢

於王也但言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

皮焉亦以見不強責其所無也豐城朱氏曰彼韓城

之廣而大者乃召康公之所營也昔先初之受命既因

百蠻而為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貍以為之伯則

備其職業之謂以終首章之意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眉山蘇氏曰自用而南

兵猶江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

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宋嘉陳氏曰淮夷之地

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

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南

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

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

徐土亦淮浦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

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鋪陳也。陳師以伐之，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

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慶源輔氏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而必勝矣。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事不得已而興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體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體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曰：宣王厲志開復，北伐獯狁，南征蠻荆，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體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四方既平，則三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聞，則王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為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豐城朱氏曰：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四方之既平，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因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效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

朱子曰：再言江漢之濟者，繫上事起下事也。○永嘉陳氏曰：非謂宣王臨江漢。

之許而命召虎也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

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

南海而止也華谷嚴氏曰古人在戎討貳之後必去其

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我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

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疾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

正乃我周之定制發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

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

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

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井其田畝豈無以為病者淮

夷甫平而遽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

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安成劉

氏曰此章言穆公因平淮夷而又成開復之功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反無白子

小子叶獎反召公是似叶養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三山李氏曰十日為旬則旬訓徧明甚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

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適音適也翰榦也予小子王自稱

也肇開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

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禎榦

今女音汝無白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

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鄭氏

曰此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

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

章所序賞賜之事○豐城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

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禎榦也我之命虎

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為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

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為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

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

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真得待世

臣之體也哉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勅亮反一音西告于文

人錫山土田叶地反于周受命叶滿并反下同自名祖命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叶彌反

賦也釐賜盧陵羅氏曰爾雅彝鬯注尊彝為卣尊也卣為下卣居中○孔氏曰釋器云

卣中尊按彝人掌和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

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

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

岐周也名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

之詞孔氏曰上言用錫爾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

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孔氏曰祭統云

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

寵異之地今虎祠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疊

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

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

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

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

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

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而

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

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豐城朱氏曰釐爾圭瓚秬鬯

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

亦惟曰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反作召公考叶去反天子萬壽叶殖

反酉

明明天子

叶獎里反

令聞不已

音問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叶越逼反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

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

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

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

冊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之疑

此章皆是述其勒銘廟器之詞古器物銘云邠拜稽首敢對揚天子

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邠其眉壽萬年無疆

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

朱子曰此章大抵類古器

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考古圖曰邠周大夫也

命用作皇考龔伯尊敦者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於大廟祭之日一獻君行立于阼階之南南向所命者北

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

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穆公本以下

淮夷而受賜今乃不言其武功而但願天子陳其文德以洽四方之國則用兵豈聖人之得已哉而穆公愛君

之忠誠亦至矣○安成劉氏曰上章王命穆公則欲其於召公是似而肇敏成功此章穆公祝君則欲其長保

令聞而陳其文德上下之情可謂交相愛矣○豐城朱氏曰上四句為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

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

焉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黃氏曰此詩乃召公奏凱之日所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

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

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

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

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且報塞之義也。○華谷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伐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番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龜山楊氏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代纘，我之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宣王何力哉？易未濟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王何力哉？三年有賞于大國，此詩之末，所以言宣王之錫命也。

赫赫明明，王命叶音南仲，大叶音泰祖，大師，皇父。音慈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既敬既戒，叶音惠叶音此南國。叶音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

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永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冢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孔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

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也。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備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董氏曰：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懼以處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新安胡氏曰：既敬則不取輕肆，既戒則不敢妄殺。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為南國之惠也。詩人作此

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也。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備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董氏曰：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懼以處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新安胡氏曰：既敬則不取輕肆，既戒則不敢妄殺。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為南國之惠也。詩人作此

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謝氏

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慶源輔氏曰稱其世功以美大之者見當時之重世臣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反戒我師旅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象呂反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

父周大夫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

馬氏則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也程三事未詳

或曰三農之事也朱子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曹氏

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臨川○言王詔尹氏策命程

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

之士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朱子曰下章所謂徐方徐

州南至淮浦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於淮浦者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

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

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禮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

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大師則曰整我六師以備

我戎既殺既威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在陳行戒我

大師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為上久則毒

民而傷財○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戒誓○

○赫赫業業叶宜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將徐方繹

騷叶蘇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

也慶源輔曰赫赫業業言有嚴天子王舒保作亦詳

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此亦安徐詳詳而後動紹糾緊也遊遠遊也騷連絡也

騷擾動也○夷靡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

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

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臨川王代曰江漢曰匪安匪

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也如雷如霆先加以聲也如震

如怒復發其實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

徐夷已震動也○豐城朱氏曰用兵之法攻心為上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五反進厥虎臣闞呼如虺反交

虎鋪普吳敦淮濱符三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虺虎之自怒也押雅

之自怒虺然開如虺虎以言將帥鋪布也布其師旅也

敦厚也厚雋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

然不可犯之貌慶源輔氏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言

王師至徐而王旅嘽嘽吐丹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如

川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逼反

賦也嘽嘽眾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

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孔氏曰兵法有

動有靜靜則不

可驚動故以山崩動絲絲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

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承上章而言王

旅之盛如此疾言其栗衆言其威不可動言其靜不可
德言其強不可絕言其續不可亂言其整不可知信其
浮不可勝言其無敗之形以此濯征徐夷焉得而
不服乎○安成劉氏曰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遠也還歸班師而歸也○

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

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

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

者是也慶源輔氏曰言由王道之信大故徐夷自然來
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義之義而又寓規戒之忠
焉○曹氏曰宣王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說詐徐方
於是服而求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
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
中故也故以為天子之功宣王北伐獫狁西征羗戎南
威蠻荆獨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
是王命凱旋而行飲至策勳之禮焉○華谷嚴氏曰宣
主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粗勝而喜
功也故因義而戒之○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成功而
歸因戒之以王猶允塞亦若上篇卒章言矢其文德也
○豐城朱氏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
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
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
服也始而乘親而同人以為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
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
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
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戰于戈而橐弓矢求懿德而肆時
夏之時乎故曰因為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驕而勉

其文德之不
可以不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仰音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舊說古不寧降此大厲邦靡

有定士民其際側界反叶蝨蝨音年賊蝨疾靡有夷屆音居氣反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反救留

賦也填父厲亂瘳病也蝨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

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廬陵羅氏曰奄

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酒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

則用奄以守之奄釋文掩艷二音說文作闞音淹與此

通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

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

是有小人為之蝨賊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

病也慶源輔氏曰瞻卬昊天而天則不我惠顧也固已

安而士與民皆病也小人而為之蝨賊者無有平夷屆

止之期刑罪而為之網罟者無有平夷瘳愈之望則七

民之病未已也此蓋極言天下之病○鄭氏曰如蝨賊

之害禾稼無有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救歛亦

無時

○人有土田女音反有音之人有民人女覆奪徒活之

此宜無罪女反收由二反之彼宜有罪女覆說脫音

賦也反覆剽氏曰女反有之棄之言王收拘說赦也山

謝氏曰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昏君

刑罰不中皆此類也○慶源輔氏曰上四句承上章蝨

賊之言而述其侵牟棄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

則承上章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

當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臯古亮反為鷓處之反婦

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反生自婦人匪教

匪誨叶呼反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

臯鷓惡聲之鳥也山陰陸氏曰說文云臯不孝鳥也臯食母破鏡食父鷓怪鷓鴣也鷓也鷓

鷓也即墓門有鷓萃止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庵人也○言

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

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

美之哲婦而反為臯鷓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

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

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

人耳豈可近哉臨川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上文

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

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

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慶陵歐陽氏曰女色而已

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事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

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慶源輔氏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便判得男女

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必不為禍也懿厥哲婦指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而為臯鷓非不能言

也而適為亂階厲字便應首章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

結上文長舌之言他人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誣謬夫人則我敗於已而已豈可近也先生發明婦寺相倚而為奸之意而併取歐陽公之說以為有國家者之戒其意切矣○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思抑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

○翰人伎之反忒音子諧音子念始竟背音佩叶豈曰不極伊胡

為音匿如賈音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翰窮忒害忒變也諧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匿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知辯窮人之言其心忒害

而變詐無常新安胡氏曰此章極言婦寺之惡也翰如者其心忒害變或而已既以諧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

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是為

慝乎章源輔氏曰知則哲也辨則長舌也此章亦承上人之言用心忒害而變詐譏慰不知自咎夫商賈之利

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去聲也

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

擊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音戾哉新安胡氏曰譬如君倍不當君子是識婦人當事蠶織朝廷公事不當婦人是預今也不惟使之預於公事又且聽其諧毀惟婦言是謂其欲不速亡得乎

是為作是為

○天何以刺叶音何神不富叶方舍爾介狄維予晉忌

不吊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吊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

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

大患今王舍之不思而又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

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思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

正已者此其所以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

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

之殄瘁宜矣疊山謝氏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于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

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脉絕瘁如病危或曰

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國語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歸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我而我亦必以女戎勝晉注云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罔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

王也東萊呂氏曰前章曰不吊不祥威儀不類故此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震音弗盪音盪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無忝皇

祖式救爾後上

興也。感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貌貌高遠，貌鞏固也。

○言泉水瀼瀼，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

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

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

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

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波反，叶 疋，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魚呂反 卒荒。卒，都田反 賦也。篤，厚。殄，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此刺幽

王也。

主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慶源輔氏曰：言天

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

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

極言其喪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

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為無所

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災，卒章則

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戶工反 昏掾，丁角反 靡共，音 潰潰回瀆。

實靖夷我邦。叶十工反 賦也。訂，潰也。昏掾，昏亂掾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

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回瀆，邪僻也。靖，治夷平也。

○言此蠹賊昏掾者，新安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

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曰蠹賊內訌，蓋蠹賊之害，亦

亦在內，而不在外也。指昏掾而言，弁聞官在其中矣。

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蓋賊之人內潰其心腹昏格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邪僻之行而

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殆乎

○臯臯訛訛音紫曾不知其玷丁險兢兢業業孔填已見不

寧我位孔貶

賦也臯臯頑慢之意訛訛務為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

○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

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

如此慶源輔氏曰此又言王之舉措顛倒錯謬用者不

賢而賢者不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

之君所以必用夫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耳然

亦臯臯訛訛者善於毀人必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朝而

獨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為人所擄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集注茂如彼棲音首我相息亮

此邦無不潰止叶韻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

澤也相視潰亂也慶源輔氏曰以旱草喻其國之無生

風有沆有潰潰怒也小是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

茂潰遂也潰潰四通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

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䟽斯釋薄音胡

不自替職况音斯引未詳賦也時是疾病也䟽糲音稗則精矣朱子曰九章粟

米之法糲十押

九鑿八侍御七攝未一斛治而成辨則九斗矣鑿音作替廢也兄悅同引長也○

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疲也而今之疲又未有若此之

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親其分審矣而曷不自

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悅引長而

不能自已也慶源輔氏曰愴悅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叶姑弘反

賦也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頻屋溥廣弘大也○池水

之鍾也泉水之裁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

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全不云然也朱子曰看詩不須著

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

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悅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

不裁及我躬也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關國百里今也日蹙音子六反

國百里於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已反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

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

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

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眾及虞芮質成

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

之時促國蓋大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
 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
 耳慶源輔氏曰此則明言先王用得其人而與今日用
 非其人而亂任用一乖而效驗大異因歎今世雖亂
 而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華谷嚴氏曰此章思
 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曹氏曰當是時禍亂雖
 已窮極然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無尚存
 者乎○定宇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
 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
 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大戎禍
 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

小旻也止齋陳氏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
 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

風之終係以邶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
 必有思乎二公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
 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
 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
 與變風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